



那场战斗之后,营里仅剩百余名红军战士。钟志坚所在的班只有他和卫生员小崔活了下来。

东流滚滚的河面上,汹涌的河水被红军的热血染红。不远处的山坡上,钟志坚瘫坐着,小崔站在他身旁,二人双目赤红,望着河面失声痛哭。

出发时,他们团几千号人,战士们士气高昂,四处洋溢着欢欣的笑声。可现在……钟志坚抹去泪水,拽着小崔的左臂,想站起来,小崔连忙使出全力扶他,可剧烈的疼痛已让他迈不开腿行走。

“小崔同志,我不行了。你快走!”过桥的时候,钟志坚大腿被炸出了一个窟窿,

血管破了,鲜血直流,大腿血肉模糊。钟志坚明白这伤意味着什么。

小崔是卫生员,他的职责是护理好伤员,直到最后一刻。他从挎包中拿出一卷纱布,帮钟志坚做了紧急处理。当然,要救治钟志坚,必须立即缝合血管。不过,敌情比老钟的伤势更急迫。小崔等不起。

“老钟同志,你不要泄气,有我搀扶着

染血的银圆

张清武

志坚坚定地望了一眼小崔,甩开小崔的手。

“小崔同志,我从参加革命的那天开始,就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你看倒下的那些战友,他们中哪一个不是英雄好汉。我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快点,把手榴弹给我留下,我要与这帮孙子同归于尽。”

钟志坚不容小崔做出反应,扯开小崔的腰带,把手榴弹全部取出,摆放在一侧的阵地上。

小崔呆了几秒,反应过来后,立即蹲下身体,紧紧拽住钟志坚的双手,试图背起孱弱的钟志坚。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我能和牺牲的战士们永远在一起,无上光荣,你快走吧!”钟志坚再次甩开小崔的手,强打精神,厉声呵斥。

但小崔明显感觉到钟志坚的手没有力气,轻飘飘的。

小崔哭了,一种别样的悲壮感在心头弥漫开来。他知道,钟志坚的状况亦不容争辩了。

钟志坚躺了下来,尽管小崔用纱布缠住了他的大腿,但血还是止不住,鲜血滴在泥土上,染红了身下的泥土和小草。钟志坚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又像是躺在山花烂漫的山坡上,身体轻飘飘的,神情恍惚。

小崔离开的时候,向钟志坚行了一个军礼。

“小崔同志,我要把这件事情托付给你,你一定要办好了。”钟志坚似乎来了精神,目光炯炯。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小心翼翼地展开。上面是一本党员证,红色证件闪烁着耀眼的光泽,下面是三块银圆,银圆上沾染着鲜红的血迹。小崔接过染着鲜血的小包,眼泪像断线的珠子。

“我没有机会缴党费了,托付你找到组织,把我最后的党费缴了!”小崔看见钟志坚眼眸闪烁出一道亮光,灼热而生动,恰似熊熊烈火燃烧着。

“老钟同志,我一定能做到,你放心。”小崔朗声道。

“赶紧走,别回头。”

小崔扭过身子,噙着泪水,奔向前面闪耀着璀璨阳光的山道。

小崔脚步快似一阵风,跑过面前的山道,再穿过一片茂密的树林,在树林的侧面有一条潺潺不息的小河,过了小河,对面高高的山头上,一面红旗迎风飘扬。小崔眼眶一热,热血上涌。

这时候,一声巨响骤然响起,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使小崔脚下的土地如筛糠一般,抖动了好久。小崔艰难地回头,浓烟弥漫的山谷里一片寂静。他泪眼婆娑,按了按胸口处那个装着银圆的小包,向着红旗奔去。

(题图:李雅杰)



一脉千秋——西十高铁咏叹调

王家人

山路秦,水向楚,
昔年相守,莫问离愁。
泰山楚水谁恋谁?
山风随水走,欲说还休。

风北来,云南流,
泰山凝眸,楚水回望。
泰山楚水谁恋谁?
绿水环青嶂,脉脉温柔。

山不老,水长流,
相思难渡,霜染白头。
泰山楚水谁恋谁?
有情自长久,相思不言苦。

秦山雄,楚水秀,
长风壮秦,古韵涵楚。
秦风楚韵,一脉千秋。
一脉越千秋。

一块冰凉的铁,穿过秦岭的身体

陈典锋

进出站的短音
闯进大秦岭沉寂的耳蜗
像天幕上的玄幻剧
带来一串惊叹号……
山低了,路近了
飓风苍劲
巨龙冲撞商於古道之腰肢
带着电石火光,裹挟山河气息
中国“智”跑,山里孩子往外走
步履从容

甜甜的秦岭,一群孤傲沉静的隐士
阻隔冷风,卧蓄气韵,涵养祖脉
山的这边
畏缩的目光,翻不过秦岭
方言像羞怯的媳妇儿
急着别除羁绊汇入潮流
一块铁,化为一道光
穿过秦岭冰冷的身体
商山明眸,摹学裁剪苍穹的游隼
拥挽疾驰铁龙的肩膀
让深耕苍莽土地的踪影
慌忙间应接不暇
像走失的思想,喷涌而出
曾经的橡胶车轮们喘息、暴躁
如今电力和动能,铺洒这片贫瘠的土地

杨峪河的笛鸣声,比太阳醒得更早
晨雾还未褪去
便把城市的人们
送进后花园的怀抱
呼啸的列车,在神奇的商洛
在秦岭粗犷的册页上,书写岁月的篇章

这块铁,像一根扁担
挑着向往与欢欣
沿西十线走向远方



最美的风景

王 普

有人说,浩瀚无限的大海最美;有人说,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最美;还有人说,巍峨壮丽的山峰最美……从前我也以为,动人的风景在远方,直到今秋开学,我才懂得:人间善意,才是藏在平凡日子里最美的风景。

秋季开学,我的脚刚做完手术,只能依靠轮椅上学。进入新班级,大家彼此都很陌生。一开始,我没有想过有个同学愿意来帮助我,心想,只要其他同学不嘲笑我就行了。可令我没想到的是,开学第一天,广播通知全体学生前往操场,我转动轮椅出教室时,并不宽敞的教室门使我难以将轮椅摇出去。正无助时,一个身影快步向我走来。他身形挺拔,小麦色的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他没有多余的问话,将手中的水杯递给旁边的同学,俯身扶住轮椅把手,稍稍发力,轻巧地帮我越过了门槛。“走吧,我推你。”他的声音平静而温暖。我连忙向他道谢,他轻轻意上来搀扶一把。那一双双援助的手,一个个鼓励的眼神,一张张微笑的脸庞,是我遇到最美的风景!(作者



灯下漫笔

女儿果果每次翻看《中国儿童百科全书》时,都有好多问题和我探讨,星球、电鳗、恐龙、食人花等。有一天她突然仰起头对我说,太阳的寿命是一百亿年,现在已过了四十六亿年。如果以后没有太阳了,地球上永远漆黑,怎么办?时间能够静止吗?我哑然失笑,不是笑孩子杞人忧天,而是笑孩子的天真,也笑自己竟被这遥远的命题一击而中。是啊,没有了太阳,庄稼植物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光合作用一停,整个生物链便从根部开始断裂。到那时,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从哪里来?

时间怎么来的?时间可以停滞吗?于是我开始翻阅资料追问时间的来历。

十二时辰的概念在战国秦汉之际逐渐萌芽,睡虎地秦简里已有“鸡鸣”“平旦”等时称,但那时还主要用于占卜;到后来与地支、太阳方位结合,才慢慢固定为计时单位。文献里写“日加申”,就是太阳走到了申位——申时左右。后来梁武帝把漏刻和

过不少类似的活动,能把酒、文化与礼仪融合得这般妥帖的,并不多见。

往后几日,他一路陪同我们参观。穿行在一排排酒瓮之间,他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骄傲。在他眼里,窖中静立的酒瓮,就跟自己的亲人似的,流露出来的全是温情。他持着酒提,从瓮中把陈年老酒一一斟进我们杯中,邀我们品鉴,那份底气、那份豪情,尽显风骨和霸气。

几日相处,“情怀”二字反复浮现在我心头。我总觉得,他不只是在酿酒,更是在酿人生。新酿的酒,先要盛入陶坛,置于天窖静养一年,让酒液与自然气息相融,褪去烈性与浮躁,再转入三米深的地窖继续沉淀。那些酒瓮静静端坐,把满腔醇香,酿成无声的禅意。他的木酒海里留存着四百年前的基酒,即便不断添入新酒,每次取酒,也总要在酒海里留存三分之一。

出酒坊前,突然看到墙上贴着这样一行字:不唯得厚利,但求酒怡人。不由莞尔。

胥得意

和得意相识,缘于小小说。二十多年前,我们在郑州相逢,那时我们尚且年轻。岁月流转,年华渐老,不变的是,我们依旧坚持写小小说。而他,除了笔耕不辍,还为故土写下一本书——《沙卜台》。

说起沙卜台,就像盖总谈起他的酒,胥得意总是滔滔不绝,有说不尽的话题。那天去往沙卜台的车上,得意娓娓讲述村庄

的故事,听得一车人潸然落泪。

沙卜台,神州大地上无数这样渺小的村落之一,如今只剩十七位村民,最长者九十六岁,最年轻的二十八岁。或许再过些年,这个名字就会从地图上慢慢淡去。可在胥得意心里,它无比厚重,无比珍贵,珍贵到他要为它立传著书。

他和我们讲,村民的大门从不上锁,所以他把沙卜台叫作无锁的村子。从前谁家杀猪,都会分肉送到各家共享;做豆腐也是如此。村里人把串门叫作“闯门”,这个说法格外动人。闯门,不必备礼,无需邀约,心念谁了便径直走去,只为闲话家常。

离开故土多年,他每年都要回村请村里人吃酒席,以这份古老的仪式维系自己和村庄的牵绊,让烟火里的彼此都存着念想。他说起一次回乡设宴,友人送来一箱茅台,他打开来请乡亲共饮。有人轻声感慨:“你这一口,就要好几百元啊!”举着酒杯的人,手不由得微微发颤。他没有迟疑,端起自己杯中酒,递到那人唇边。

他不只讲活着的乡邻,也讲已经远去的故人。村里人路过坟莹,常会停下说几句话;逢年过节,还会替远在他乡的后辈,为先人上香烧纸。

待到真的站在胥得意笔下的沙卜台,我内心满是震撼。我们沿着山沟缓步上行,溪水冷清,两侧山坡滴翠流金;枫叶红如烈火,银杏灿若熔金。路边几处老屋早已破败,墙皮剥落,裸露出灰褐的砖土,屋顶残缺倾颓。得意说,这些房子当年曾是村里最好的宅院。

时间枷锁

夏 庄

十二时辰做了制度性的对应,每个时辰有了固定的刻数,十二时辰作为官方计时单位才真正精密起来,天下人才终于活在了等长的刻度里。明末清初,西方自鸣钟进入中国,才有了24小时计时法。当时人们把十二时辰称为“大时”,钟表的计量称为“小时”。

追溯国外,古埃及人也把昼夜各劈成十二份,公元前两千多年就照着昴星的位置划出了白天十二小时、夜晚十二小时。可那时候的“小时”是会伸缩的——夏天白昼长,一“小时”就膨胀;冬天白昼短,一“小时”就缩水。时间像面团,随季节揉捏长短。

读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脊背一凉。原来所谓时间,从来不是什么宇宙律令,而是人类自己给自己套上的一把枷锁。我们发明了刻度,然后心甘情愿地把自己钉在刻度上。

我兴奋地给这个发现起了一个名字——“时间焦虑”。以为自己独创了什么了不起的概念,迫不及待地百度,结果弹出来的是“时间恐惧症”。一种因过度关注时间节奏而引发的精神焦虑,核心是把时间当成衡量一切的绝对标准,把自我价值和时间利用率强行绑定。越赶越慌,越慌越赶,像一掉进沙漏的蚂蚁。

原来树木是不焦虑的。它们站在那里,

春天发芽,秋天落叶,从不问自己“这个周的任务完成了没有”。动物也不焦虑,除了饥饿和生存,它们没有被“几点之前必须怎样”的咒语催命。只有人会在深夜突然惊醒,摸出手机看一眼时间,然后对着那几个数字倒抽一口凉气——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焦虑,是人区别于草木禽兽的一道标记。草木活在永恒里,因为它们不丈量;动物活在当下里,因为它们不预设。只有人,既想抓住此刻,又想规划来世,于是把自己劈成两半——一半在奔跑,一半在数脚步。

我重新看向孩子。她早已翻到下一页,对着恐龙化石的图片咯咯笑。她还没有被那把枷锁套住,还不懂得为一百亿年后的黑暗担心。

也许真正的智慧,不是学会管理时间,而是偶尔学着像一棵树那样,允许自己只是站着,不计算、不追赶、不追问光年之外的熄灭。太阳还有五十多亿年好活呢——对宇宙来说,这只是一次呼吸;对我们来说,却足够把所有的焦虑,都还给那些虚妄的刻度。

也许,时间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此刻。此刻的月光,此刻的花香,此刻的蝉鸣,此刻的安宁。那些过去的和未来的,都

商洛山

(总第2943期)